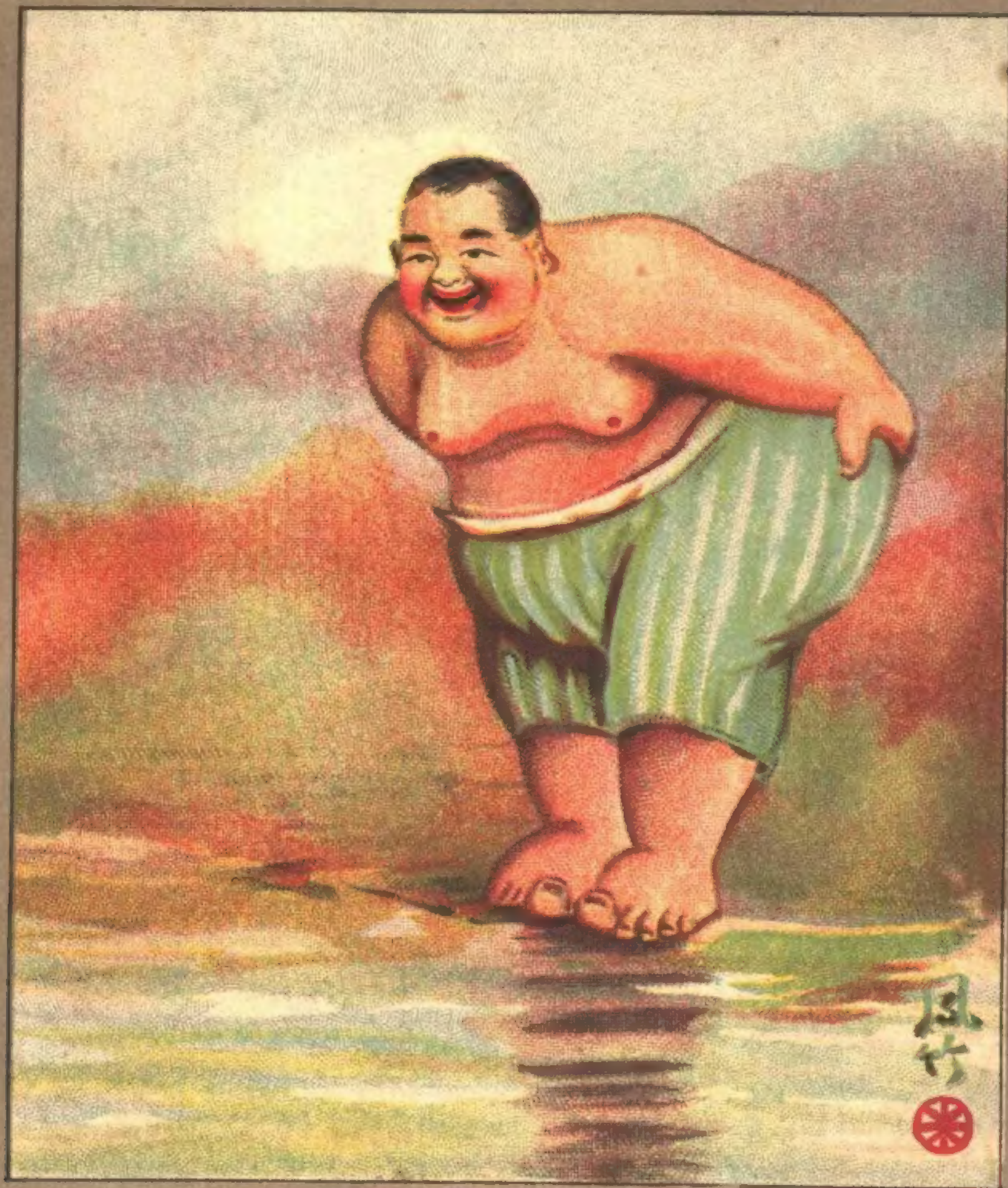


天笑主任

# 星期日

第八號



THE SUNDAY No. 8.  
行發局書東大海立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是期刊收

## THE SUNDAY,

### 價定刊本

郵費		定價	冊數
外國	日本	一角	一冊
四分	三分	二元二角	半年廿冊
一元	角五分	四角	全年五十冊
二元	三元五角	元	

### 目價告廣

普通	上等	時等	等第
十五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全
八元	十六元		面
六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刊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 星期

第八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四月廿三日發行  
陰曆三月廿七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 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劉筱衡七擒孟獲之祝融夫人





底事江湖

作急湍

帆鞋蟬機

小盤桓

生憎衫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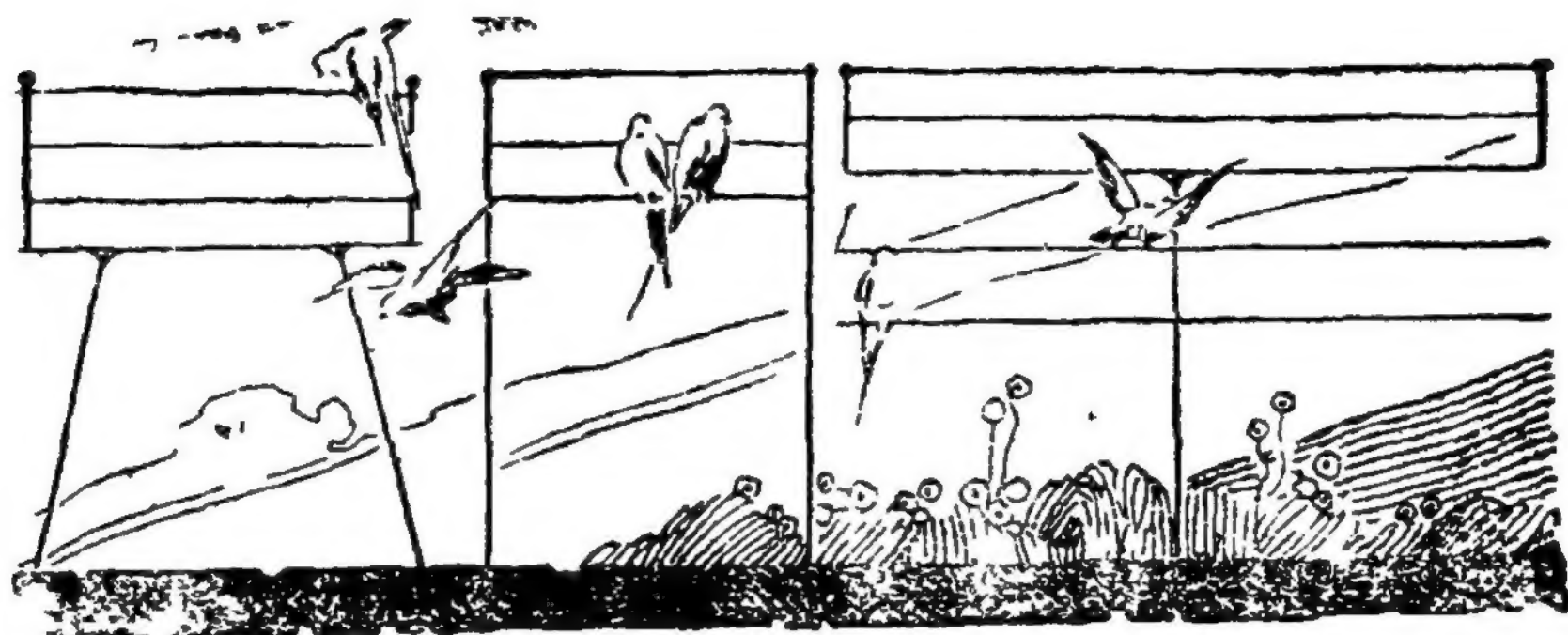
袖羅短

禁得春風

玉臂寒

釧影





# 星期第八號目錄

三十年後之西湖

星期歷

青衣紅淚記

又一答戲問者

汽車夫感化所

惜露菴割記

巴黎女傭新訂之規則

苦笑

小智囊

泰西軼事

漸漸消磨

蝴蝶園

學伶兒童與學齡兒童

印度大學

交易所現形記

富豪之龜

兩條道路

上海短話

星期談話會

日華紡織工人的一封信

天偶倚琴碧清聖家廣徂烟拈無廣老主願清波卓微社偶  
笑拾虹倩枯波勞讓夔東橋花虛夔願波呆波員拾





## 三十年後之西湖

天笑

孫華陽和他的新夫人周淑英到了杭州以後便有各人的男女同學前來歡迎又要聽孫華陽自己製造的『活動的家』的新汽車孫華陽的同學女友鄭玉英和周淑英的同學男友張昭實兩人恰巧在去年成爲夫婦結婚得還不到一年兩人最爲起勁號召了許多孫華陽周淑英的同學在西湖大講舍開歡迎會還有餘興是由他們同學中選出幾個人來演的新劇先開個聚餐會約共有七八十人至於開歡迎會時並不限制隨便什麼人可以入座原來

這時候一個西湖已闢爲一個大公園從前有什麼楊莊劉莊等等私人的別墅現在一一歸公再不能占爲私有各處名勝古跡應保存的保存應修理的修理應燬除的燬除爲了這件事也特別的設了一個會請了許多有學問的人討論研究過好幾回還有那些不相干的人附庸風雅在西湖邊做了個墳墓幾根俗骨倒要占這個風景所在也會議了幾欠把那些不相干人的墳墓一概移到別處去這是在二十年前已經辦妥西湖一帶是個公共娛樂之地



不許再有人葬在這裏了。當時舉了一位謝博士做西湖大公園的主任。這位謝老博士今年也有六十多歲了。他本來是個文學博士，又通好幾國語言文字。而於國學更爲淵博。西湖上一切事情都由這位謝老博士主幹。西湖上一切建築都歸公家主持。因此凡有所興造，先開一個評議會評議妥協了，然後興築。再不許有那種惡俗的廣告性質的建築物玷污這個好地方。這時環湖的馬路造得非常整齊，沿湖都裝着電燈。夜裏光同白晝。湖心亭一盞大電燈，照澈全湖。人力車在民國二十餘年的時候早已絕跡了。一個人安安逸逸的坐在車子上，一個人拚命的跑得滿頭大汗，引起人類的平心來。現在時代

雖不能一律平等，却是生活程度漸漸密接貧富階級，也不致於相懸太甚了。前三十年的時候，杭州還流行一種轎子。此刻早已淘汰。不過博物館中還陳列着這種模型。現在環湖的馬路上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摩托卡和小兒的坐車。臥車這些摩托卡一到西湖邊上，從不許開快車，有一定的速度。所以十餘年來從沒有碰傷過一個人。他們沿湖一帶全是草地，排列着許多遊人休憩的椅子。小兒都在那邊踢球。遊玩草地過來的裏面便是馬路。孫華陽夫婦到了那裏休息了一回，便到西湖大講舍來。你道這西湖大講舍是個什麼所在？原來是一個講學的地方。這大講舍裏既沒有男女的界限，也沒有教師學生的

的階級也不分什麼科目。因為到了現在的世界，隨便什麼東西成爲一種學問，要分起科目來，實覺不勝其煩。因此索性不分了。這個大講會，男子佔十分之六，女子佔十分之四，也沒有師生的名稱，一概都稱爲學員，要勉強分起來，走上講壇的便是師，走下講壇的便是生。各人能研究那一種的學問，研究有素，明天便講給大眾知道。把這項學問公開，古人說的好：『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現在換一句來講，就是『智惡其不出於腦，也不必爲己。』所以這個西湖大講舍中，除了十六歲以下的男女學生，另有學校去教他。此外這個大講舍裏，十六七歲的青年男女也有，六七十歲的白髮翁嫗也有，大家的

研究學問，幾乎盡成了忘年之交。就是妙年慧質的女郎，在講壇上演講的時候，許多老年人在那裏靜心聽講的也很多呢。他們說：『求學問，不在乎年老年少。如今新理一天天的進化，怎能還守着我們老古舊的法子呢？』那天孫華陽夫婦到了西湖大講舍，歡迎的人倒也不少。大半是他們兩人的同學，聚餐已畢，那鄭玉英先致了歡迎詞，又請孫華陽夫婦兩人演說。演說既畢，便是新劇開場了。原來這大講舍裏有兩個劇場，都是爲學員研究新劇而設的。設備也很爲完美。今天所演的戲，喚做『精神的愛』，十分高尙，也是杭州地方的一段故事。演劇的人雖然不多，却也演得非常酣暢淋漓。因爲近年來中華民國



## 三十年後之西湖

的國民對於演劇藝術的興盛和進步非常可驚。無論那一個學院無不提倡演劇的，而且中國人本來是愛觀劇的，民衆對於戲劇向來很多興趣。現在舊戲漸漸淘汰，不過還有許多歌劇，却有一部份人還要聽的。到處在那種小劇場裏演唱，却比從前也改良了許多。咧孫華陽夫婦從西湖大講舍出來以後，鄭玉英告訴他已代定了西湖大旅館一個房間。是在九十九號，說住在那邊舒服一點。我已吩咐人將你『活動的家』的自動車開往這大旅館去了。好在這大旅館離此不遠，我們便步行去罷。當時便由鄭玉英張昭賢陪了他們夫婦兩人來到西湖大旅館。那時電燈通明，照得街衢上非常皓潔。再向湖

## 四

中一望，各處電燈有同繁星一般。湖心亭的大電燈比月光還明，宛如一顆大夜明珠，加着許多繁密的星，真個似衆星捧月，映在湖光中，閃爍蕩漾，又覺得分外的好看。在那環湖馬路轉一個彎，却便是西湖大旅館了。這旅館占地頗廣，裏面的設備應有盡有，是一個七層樓，屋頂上可以納涼打球演影戲。一切種種的遊戲，每一層有個閱報室，凡是各大都會普通的報紙，不下三四十種，連本地的大報小報七八種都儘人觀看。此外還有一個特別閱報室，全世界日報三日報五日報星期報以及各種雜誌無不齊備。真是個洋洋大觀。和特別閱報室毗連的還有一個藏書室，雖然比不得『西湖藏書樓』這樣的大



可是普通的書籍都有關於旅客所需要的文學小說遊記筆記風景等等却也算齊備那鄭玉英給他們代定的九十九號却在第二層樓上一共是三間一間是臥室一間是小會客間一間是浴室裏面窗簾地衣都是很考究的孫華陽進去了叫聲阿呀這屋子太華麗了鄭玉英道我也知道你一定要嫌太華麗可是我一想一則你是難得到杭州來遊玩的二則此番是新婚旅行自然比尋常不同所以特地給你備這個旅館的房間張昭實道你未來之先我們已經協議過的了我說他們夫婦都喜歡樸素的玉英說新婚旅行當然要稍爲華麗些你瞧這個旅館總算辦得不差你瞧這旅館每層二百號共有

一千二百個房間除了最下一層沒有房間都是辦事室他下面還有個郵政分局咧也是附屬在這個旅館裏的說着便指引他瞧道你瞧這裏有個推進機呢你寫好了信向這個櫃檯裏一丟把推進機一撥他自己會送到郵政分局的總櫃裏他們每五分鐘取一次分別着地方送出去萬無一失的周淑英道人家寄來的信怎麼樣呢昭實道人家寄來的信由總局裏檢出是西湖大旅館的便都送到這裏來他瞧着信面上的號碼一一分送各房你不聽見每人房外都有一個小櫃嗎上面都有號碼這便是受信器要是旅客不在屋中他就安放在內裏面也有小門旅客可以從裏面取得信件倘然有什麼掛



號信件或小包之類他給你一張通知書自己到樓下去領便了。從前交通不便有什麼快信須特別出費。此刻有信皆快沒有什麼快信不快信了。還有一件便利之處譬如那一位旅客去了只要通知下面郵政分局說第幾號客某某君如有信件轉寄某某等處他一樣的給你轉過來不必再貼郵票或者你囑他保存在這裏自己來取也無不可只消寫一張字條給他便了。周淑英道這倒的確辦得很完密。玉英道淑英姊我們明天早晨到各處都去瞧瞧那郵政局隔壁就是一個電報局也通無線電本旅館中的電話局也附設在裏面。前天我打給孫先生的無線電話就在這裏打的。淑英道原來如此。玉英道這

個電報局倒也辦得很有精神。收電發電甚為敏捷。我聽得我們父親說從前中國的電報費要算頂貴了。離開一省每字就要一角幾分。如今通電到歐洲美洲也不過每字三分。至於鄰近千里以內都是通電話誰還打電報呢。從前的電報局聽說還分出什麼一等電二等電商民只好打四等電一等電都是政府裏打的。照例不給錢現在是一例平等沒有這種分別。斷無因為官場無聊的通電把民間電報積壓起來的流弊了。最可笑的我們父親從前在上海報館裏辦過事那北京打來的電報隔了二三天纔到上海這不是大笑話嗎。要是現在便是通電到歐美也不過一兩個鐘頭相去要幾何呢。孫華陽道原



是原是這一二十年内中國的進步不能不算快的。丁昭實道電報局的旁邊是附屬一個小銀行。這個銀行取名是西湖旅館合作銀行。住這西湖大旅館的客人有什麼款項可以存在這銀行裏。銀行裏給你的。你一本支票簿。這支票簿上有十元票有五元票有二元票有一元票。每一本支票簿是一百元。人家見了西湖旅館銀行的支票。也到處可以通用。其餘匯款啊。支付啊。一切信託事業。啊。都可以託這個銀行。他是個合作性質。凡是存款的人都一樣可以分紅。利。凡住在這個西湖大旅館的人。大家都稱便。你倘然要和這銀行裏來往。只須打一個電話給他。他們自會來招呼。咧。說着便在寫字抽屜內取出一本。

### 三十年後之西湖

小簿子說這是本旅館的電話簿。你可以按圖索驥。大概這個旅館就是一小杭州。你不必出門。一步他各色各樣都齊全。咧。你們長途辛苦。洗個澡。可以早些安睡。罷。我們去了。明天再來訪你們二位。張昭實說着便和他夫人鄭玉英同去了。

按此稿係作於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與本刊第三期『活動的家』雖各自爲篇。而仍可合讀。後有所述。以此爲例。擬合數篇。成一單行本也。





# 星期曆

拾偶

距今約一年前。明奈蘇他州籍美國會議員湯麥司維達巧爾氏。在衆議院提出一新曆草案。本年二月七八兩日。華盛頓舉行天文學家等會議。討論此項新曆草案能否施行之問題。茲將該草案內容。撮記其大要。

全年分爲十三個月。每月恰爲四星期。全年共五十二星期。每月二十八日。每星期及每月皆以星期一日始。以星期日終。

一年十三個月。每月二十八日。合成三百六十四日。新增之一月。擬名曰『佛恩』或『佛納』(Vern or Verna (青春之意))。加在二三兩月之間。每年三百六十四日之外。尙零一日。則置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後。一月一日之前。爲獨立日。不在月份與星期內。名曰『新年日』。新年日之翌日。即一月一日。星期一。每四年多一日。加入六七月之間。名曰『閏年日』。新年日與閏年日。均爲法律上之休息日。每七新年日及閏年日。應作爲星期日。以保七分之一之時間。與神聖的時間。新加之一月。或擬名爲『自由』。一年十三月。雖不能平分四季。但五十二星期。四分之仍可爲十三星期一季。第一季一月一日。星期一。一起。第二季三月八日。星期一。一起。第三季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一起。第四季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一起。此項新曆。祇須擇一元旦日爲星期日。或星期一年。即可開始改用。無擾亂日期之虞。

記者按此歷實行於本刊更得多大之利益矣。





## 青衣紅淚記

倚虹

湘菱是蘇州王鄉紳家的一個婢女。今年才十七歲。性格很聰明。眉目很韶秀。一張鵝蛋式的臉。用不著撲一些粉。白嫩和在雪花膏瓶裏鑽出來的一般。伺候王鄉紳老姨太太有十一年了。老姨太太也很歡喜他。王鄉紳的老太爺早故了。老姨太太當然也失了勢。名位雖崇。却迴不像老太爺在的時候。

那般光輝。住在後一進樓上。吃。素。念佛。平時也沒人去理他。不過在少老爺手裏。吃一碗現成的粥飯而已。早晚却全靠着湘菱伺候。他老姨太太沒生過兒子。只生了兩個女兒。早已嫁了。全不在身邊。嫡出的兒孫。與自己全沒有骨肉之親。都是貌合神離。老姨太太常常一個人暗地裏嘆道。一個女

子。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已是苦境。再做到老姨太太的地位。更是沒一些趣味。還是早些追隨老爺於地下的。好想到此處。不免流下眼淚。湘菱見老姨太太哭了。自然來勸勸。老姨太太道。小丫頭。你那裏知道我的傷心。你好好的伺候我。我將來一定替你攀一頭好親事。不叫你做人家的。小像我這般。日月。湘菱年輕臉皮最嫩。聽見老姨太太說這攀親的話。頓時面孔紅起來。低着头。也不敢往下說什麼。



了。可是心中很明白。很感激老姨太太待他。是一番美意。然而口中總害羞。說不出一個謝字來。

有一天。有一位警察局長韓大人。來拜謁王鄉紳。公事談畢。王鄉紳正送韓大人出來。剛走到花廳轉彎的角門邊。不想一個十六七歲的嬌小女郎走了過來。韓大人年紀已有五十多歲。有些守舊脾氣。見了女眷來一看。又是衣裳齊整。面目俏麗的人。心中一想。這定是主人的內眷了。便迴身往門內縮。

之不迭。要讓那內眷的路。王鄉紳見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這是舍間的小丫頭。局長何必這樣客氣。韓大人方纔明白。重複昂頭而出。那人送客出去。韓大人趁着當兒。倒老實不客氣。看了那丫頭一個飽心中。想道。這樣漂亮的人材。倒沒見過呢。一路轉着念頭。出去。原來那丫頭不是別人。正是老姨太太房中的湘菱。

老姨太太屋裏來。老姨太太一看。很爲詫奇。少老爺向不輕易光降。的此來。不知爲着何事。忙下樓接見。坐定以後。談不到幾句話。果不出他所料。王鄉紳便提出一個問題來了。王鄉紳道。現在湘菱這丫頭年紀也大了。也應該替他打打主意。蓄婢不嫁。是很傷陰陽的。老姨太太道。是呀。湘菱這孩子也很好。我也很想替他好好的攀一頭親。王鄉紳道。攀親是很不容易。現在女兒揀女婿還煩難得很。何況



嫁丫頭我們到那裏去找相當的  
丫姑爺呢我看還是送給人家做  
姨太太罷那這一輩子不愁穿不  
愁吃比配給廚子車夫要自在些  
老姨太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總  
想替湘菱成就一對花燭夫妻送  
給人家做妾好像有些對不住：  
……王鄉紳道這有什麼對不住  
如今差不多中落之家的女兒要  
想做大老家的姨太太還找不着  
進身之階呢老姨太太見王鄉紳  
的口風不對不敢執拗便道做官

家的姨太太原也算是福氣不過  
一時很找不到這戶好人家如今  
些做官做府大人老爺們全喜歡  
在妓院裏討人不見得肯要我們  
的湘菱呢王鄉紳撚著兩撇時式  
小鬍子道有到現有一個好頭寸  
沒有頭寸我也不來和你老姨太  
太商量了此地警察局長韓大人  
年紀不過五十多歲雖有幾根鬍  
子可是體貌豐腴望上去也不過  
三十四十之間他的聲勢和他的  
官囊那不消說得足穀養得起十

幾房家眷他前天到我這裏來無  
意中碰見湘菱他很賞識今天他  
託省長的秘書陳大人來和我說  
曉得湘菱又規矩又沒有定親一  
定要討了去做如夫人他客氣得  
很說是如果可以允許他便擇吉  
送財禮過來陳秘書和我說二千  
三千他全可以遵命照辦的我想  
這倒是湘菱的一個一生出頭的  
好機會不可錯過我原可以一口  
答應他湘菱本是老太爺手裏買  
的我未嘗不能做主不過這丫頭

青衣紅淚記

四

一向伺候老姨太太慣了我不能  
不來親自請問一聲如果老姨太  
太也和我意思一樣贊成了我  
便答應那邊了至於湘菱去後老  
姨太太身邊恐怕沒人使喚我招  
呼少太太揀一個靈動點的人撥  
過來伺候

老姨太太前幾天聽見孫少爺說  
起少老爺近來爲着城裏大街上  
兩塊地皮的事正託警察局裏幫  
忙曉得剛纔一番話全是替韓局  
長做說客也是爲自己地皮的事

出力何嘗爲湘菱終身畫籌呢但  
是聽那口風已是允許了韓局長  
此來不過給我一個面子反對也  
反對不了停了片刻對王鄉紳道  
少老爺做了主那是不用說再好  
沒有不過這是湘菱的終身大事  
我想總要問他一聲看他願意不  
願意萬一將來沒有好結果他也  
不能怨我們做主子的了王鄉紳  
聽罷搖搖頭道這話錯了錯了我  
們王家的家法兒女的婚姻全要  
由父母作主從沒有問過兒女一

聲這小丫頭的事難道我們還不  
能作主還要問他願意不願意豈  
不是笑話老實說做了丫頭了主  
人家替他嫁人而且替他嫁一個  
有吃有穿的官宦大人待他也算  
是深仁厚澤那裏還可以聽他揀  
張揀李學那女學堂的自由結婚  
嗎那真是反了  
老姨太太一聽這話忙堆下笑臉  
來道少老爺莫生氣這是我隨便  
說的一句話少老爺做了主就再  
好沒有了莫說湘菱這丫頭不敢



不願意就是我也不能拂少老爺的意思少老爺待湘菱一番好意那丫頭將來一定感謝不盡他的已故的父母在九原之下也要結草啣環以報呢王鄉紳道老姨太太既贊成我便答應韓局長擇吉迎人了老姨太太道定可是定但是要請少老爺轉致韓大人一聲喜期最好稍遲一兩個月王鄉紳道爲什麼呢老姨太太道我要想替他做幾件衣服並且還要備點應用盆桶器具光光的一個丫頭

擡到韓大人家裏去湘菱固然一切不便當就是我們王家的臺也坍不下去總要像個樣子送出去也是少老爺的體面王鄉紳沈吟道這也不錯……王鄉紳去後湘菱走進來換茶老姨太太瞧了湘菱一眼心中又是捨不得湘菱又是對不起湘菱十分難受轉念一想如果今天老太爺還在世我和老太爺一說或者還可以將湘菱救下來現在也只好讓少老爺做主沒法抵抗想到這裏又掩面而

哭湘菱仍是走過來勸勸老姨太太道你那裏知道其實少老爺的一番話湘菱在套房裏全聽見了湘菱這時候的悲感和失望比老姨太太還加十倍但是不便哭下來一滴一滴的酸淚往肚子裏嚥下去

隔了些時候韓局長的財禮二千塊錢也送來了娶湘菱的喜期也定了老姨太太忙着替湘菱辦妝奩表面上很像歡喜的樣子心裏却很代湘菱憂愁因爲韓局長既

有大太太又有一位姨太太湘菱去要算第三個了第三者的位置很不容易坐呢老姨太太是有錢太太經驗的人所以愈加代湘菱害怕可也是『愛莫能助』老姨太太的後進樓下却住着一位大孫少爺這大孫少爺乃是王鄉紳前妻之子小名喚做蓮官今年已有十五歲了只因王鄉紳續絃的夫人接連又生了三男一女王鄉紳歡喜蓮官的心漸漸的迴不如前了又加歡喜長孫的祖老

太爺已去世蓮官格外沒人疼只好住在後一進和庶祖母作伴蓮官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曉得後母不及親娘父親的態度漸漸變了便也知趣些不敢往前一進去廝混學校裏放假回來却孤燈一盞的兀自在後進樓下溫課蓮官鬚髯是王鄉紳的遠房阿姪寄居在伯伯家中的和王鄉紳的後妻之子簡直冰炭不投可是蓮官感受這種環境算得淒涼寂寞沒一些兒家庭興味然而却有一個精神

上慰藉他的人此人正是不久要做人妾媵的湘菱湘菱和蓮官名義上雖是主奴地位實際上早已破除了這貴賤的階級因此精神上雙方互認有親愛的情感不過沒有絲毫非法的行爲這也是他們兩人可貴的貞操亦是他們兩個人最可憐的保留這一天是陰歷正月十五日習慣上是元宵佳節王鄉紳帶領着續絃的夫人和少爺小姐們一窩蜂出園門看新排的燈彩戲叫什



麼『賈元春歸省慶元宵』去了。蓮官因爲前幾天有些喉嚨痛，避風靜養，沒去趕熱鬧。兀自坐在後進書齋，度他平生的第十五元宵。湘菱因爲後天十七便要嫁了，人家見了他，總要取笑他，覷覷躲，在後進也沒去看戲，不想他兩人倒因此得著一個臨歧握別長時間的談話機會。

官你喉嚨剛不痛，還是靜坐休息的好，何必這樣用功？年假裏頭誰不是歡歡喜喜的尋快樂？……蓮官不待他說完，接着道：快樂的人不是新年，也是快樂；我不快樂的人，一年三百六十日沒覺着一些樂趣呢？湘菱道：少年人不要如此說，快樂的境界在後邊呢。蓮官怔了一怔，道：你這話是替你自家打算罷了？我呢？往後恐怕更比目前無趣了。湘菱聽了這話，眼圈微微一紅，道：咳，蓮官，你這話

錯會了我的意思了。這一回的事，可憐我那一些兒知道，可憐我那一些兒情願，不過現做了一個丫頭，實際上已經不算是一個人，只好讓主人來支配了。天理良心的話，老姨太太待我天高地厚，不罵還有什麼說呢？就是少老爺這番替我做主，將我送到韓家去，也是一番美意。我又有什麼話說呢？所以我思前慮後，只好說感恩的話，還能有反抗的表示嗎？可是我心裏的希望和幾年來的幻想

那裏是這樣就能算滿意嗎別人不知道蓮官你……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喉嚨底下聲音低咽下去了

蓮官嘆口氣道我的父親那裏是真爲你的終身大計呢不過要達到他自己的的一種目的罷了你簡直算是犧牲了我不是從前對你說過嗎世間奴婢是沒有幸福的資格早晚遲速做一個犧牲罷了我的希望和我的幻想湘菱啊！你……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

喉嚨底下聲音也和湘菱一樣的低咽下去了

湘菱道蓮官你身體剛好莫這樣摧殘我是很明白你的我也很可憐你的誰叫我做了奴婢誰叫你做了公子貴賤的階級天懸地隔不許大家要好就是大家要好人家也批評得沒價值的你想怎能容我們那希望和幻想實現呢萬一勉強的實現了我一副賤骨頭倒沒有什麼關係恐怕你要種種的因我犧牲了還是這樣犧牲我

的好說着便擲出一方手帕掩着面伏在蓮官的寫字檯角上哭了蓮官忍着眼淚勸他道你莫哭你的前途幸福還有希望呢也許破涕爲笑我呢恐怕你去了我哭的日子正長呢只是你瞧不見聽不着罷了湘菱搖搖頭道你千萬莫如此說莫如此癡我聽了格外要傷心了好在我這幾年跟你識了許多字看了幾本書以後我雖不能見你得着機會我可以和你通信的書面上來慰藉你能蓮官道



這萬萬使不得他們舊人的理想。男女通信無論說什麼正經話他們總認作情書寫者受者俱是違法。何況你又身居妾媵與我書札往還那一來你我的純潔名譽全要因此重大犧牲。湘菱道照此說來我和你生離等於死別。麼蓮官嘆口氣道縱能見面也不能容許有說話的自由呢。可是我要勸你最後的一句你到了韓家只好認定了『妾』的身分低首下心做去什麼以前的希望和幻想一掃。

而卒不能有一些存在。稍有一點煩悶的表示你的前途幸福更薄弱更危險了。湘菱點點頭道你這話我很感激你。我依着你的話今生今世永遠痛苦着忍耐着做一個奴隸罷了。什麼希望什麼幻想我全犧牲了。說罷又嗚咽着哭個不住。蓮官正要想出別的話來解勸他只聽見前進裏一片『老爺少太太回來了』的聲音。蓮官忙着出去請晚安。湘菱也掩淚從套房裏回樓上去了。

從此以後湘菱和蓮官再沒有得着談話的機會。隔了一天便是十七到了午後三點鐘韓大人派了一頂官轎來。轎子玻璃窗上糊滿了紅紙。轎子前面兩員家丁提着宮燈這個簡單的儀仗總算湘菱一生婚姻幸福的代價。蓮官一直目送湘菱打扮得花枝招颯坐進轎內。轎帘子沒放下來的時候湘菱還擡起頭來睜眼望蓮官看了。一看蓮官被他這一看一陣心酸幾乎落淚。心想這那裏是送他上

轎分明是送他入殮這一頂轎子。便是葬送他幸福的棺槨呢。直等轎子擡出大門方始回他的後進臥房也不看書也不寫字兀自在。

那裏發癢這時候樓上老姨太太隱隱的有點哭聲連官聽了忍不住便伏在前天晚上湘菱哭的那個寫字的檯角上也哭了。

倚虹曰世間奴婢如湘菱者不知凡幾不如湘菱者更不知凡幾嗟夫。

## 一 答戲問者

琴 倩

(1) 世界上價值最鉅的是真正的愛情。

(2) 嘴與屁股相連的蟹與螺螄。

(3) 字典中婦女最忌的是妒字。

(4) 上海拉膠皮車的大概姓噲。

(5) 一年之中我們最快活的就是五十二個星期日倘使我的稿子被選了那快活一定更加不得了。

參觀第四五期葉身康問答





## 汽車夫感化所

張碧橋

廣闊坦平的馬路上行駛如飛的汽車來來往往穿  
梭似的絡繹不絕講到交通上固然便當極了可是  
對於行路人的生命就發生了很大的危險偶一不  
慎輕則撞傷重則碾死一年當中這死傷的總數大  
約很不少這不是件很可慘的事麼但是那肇禍的  
汽車夫捉到警察衙門並沒有嚴重的處治至多罰  
上幾十塊錢所以汽車夫的膽越弄越大撞傷和碾  
死的人也就越多照這樣的長久下去號稱便  
利交通的汽車簡直變爲殺人不抵罪的利器坦平

的馬路人人也將視爲畏途了這時有一位熱心愛  
人的老博士見這種慘事幾乎無日無之社會上的  
人也都不聲不響他就不忍睜着老眼儘管袖手旁  
觀很想用一種妥善的法子積極的補救有人和他  
說莫如請官廳方面遇着這種肇禍的汽車夫必須  
從嚴罰辦若是祇撞傷了人依傷勢的輕重定他監  
禁期的久暫還須罰他若干錢給受傷人醫治萬一  
他竟碾死了人老實不客氣就將他鎗斃抵償人家  
的性命這樣一來那班汽車夫曉得刑罰很重誰不

## 汽車夫感化所

## 二

怕坐監牢。誰不怕被鎗斃。他們開起汽車。自然就時刻當心。不敢開快。橫衝直撞了。老博士聽了這番話。搖頭笑道。話雖有理。但祇是事後的補救。不是根本上的解決。我的意思是想用一種方法。激發汽車夫的天良。使他們曉得。人道主義。應當維持。不必用嚴刑峻法。強迫他們。不敢犯罪。由他們自動的。不忍看輕人命。那人也笑道。老博士的意思。陳義太高了。汽車夫是何等人。大半都是未受教育。知識卑下的。他們那有天良。又曉得甚麼。叫做人道主義。你和他們講這些大道理。真好算是對牛彈琴了。老博士很鄭重的道。不然你的見解太偏了。汽車夫既和我們是一樣的人。自然也是一樣的。有天良。因為世界人類。

人人都有天良的。不過有許多人。受了七情六欲的引誘。天良就漸漸泯滅。我們若能設法激發他們。未嘗不可恢復。至於說汽車夫不懂甚麼。叫做人道主義。這話是不錯。但若我們講給他們聽。他們自然也明白了。老博士抱定這個主張。無論外人如何議論。都付之不理。不睬。祇管想他所謂的根本解決法。他費了許多腦力。居然想出一個好方法。預備組織一個汽車夫感化所。凡是肇禍的汽車夫。都送到這個所裏來。包管這汽車夫踏進所門。天良就得感動。老博士又把這種計劃。告知官廳方面。很得官廳的贊許。就派他充當這感化所所長。於是老博士就實行籌備起來。不多幾個月。這汽車夫感化所就在社



會上出現了。

這汽車夫感化所祇有一排通連的幾間房屋。當開幕那天門前也很冷淡。不像那些銀行或公司開幕。電燈輝煌。車馬喧闐。因為老博士說這是感化那敗壞人道主義的罪人的所在。是很莊重森嚴的地方。用不着那種虛偽浮誇的鋪排。所以所門前祇懸了一面五色國旗。和一番樂隊吹打的。也是蒼涼悲壯的聲調。老博士穿着禮服。如臨大典。同着少數來賓。有幾句簡單的演說。就算行過開幕禮了。這時恰巧在一條馬路上。有一部汽車撞傷了一個行人。當有站崗巡警把這汽車夫捉到感化所來。這個汽車夫心裏十分惶急和恐怖。在以前呢。他曉得鬧出亂

子。到了警察衙門。沒有甚麼大不了。自然心安神定。一些不害怕。但不知如今這感化所裏有甚麼刑法。想來必不能如從前那樣輕便。他就嚇得面色發青。渾身亂抖。跟着那巡警到了感化所裏。見了所長。就極口呼冤。說是我本連連擻着喇叭。祇怪死者自不小心。不曾避讓。纔被我的車子撞倒。傷了身體。老博士微微答道。分明是你不小心。撞傷了行路人。你還想譏罪於人。怪人家不是麼。你說是他自不小心。天下那有自願尋死的人。縱要尋死。也不必死在你的車下。橫屍馬路。血肉模糊。你撇喇叭。他未聽見你的車子。不能避開。他或是停住呢。從前爲了這自不小心。四個字。也不知冤死了多少人。如今我却不能因

爲你說死者自不小心就承認你無罪我必得依照這威化所的章程處治於你說着就分付把這汽車夫送到威化室去隨即有一個人就押着他到了一道門前那人開了門把他朝裏一推門立刻又關上了這時汽車夫已嚇得魂不附體推進門來定了定神纔見這是一大間房屋窗上都罩着綠紗電燈泡也是綠色所以這屋裏一派綠光十分陰慘並無甚麼陳設祇有許多臥着和躺着的人汽車夫心想這是個甚麼所在難道就是監牢麼這許多人又是誰這威化所今天纔開幕不能就捉到這許多鬧亂子的汽車夫他想時就掉轉頭來先看他身旁躺着的一個人他不看還好這一看嚇得幾乎喊起來原來

躺着的這人滿頭滿臉鮮血淋漓眼睛鼻頭都看不清楚胸前有一張白紙上面寫道「我早上到廠上工不想半路上被汽車撞倒可憐我死得好慘啦」汽車夫看了這纔明白又想這個尸體應當送到驗尸所怎麼放在這裏呢他再仔細一看又看清這並非真人却是蠟製成的他到了這時膽就大了許多並不害怕就挨次的看了過去見第二處是一個五六歲模樣的小孩子一隻右臂已軋斷了這斷臂的所在還漚漚的流出血來旁邊站着一個婦人哭喪着臉似乎心中萬分悲痛胸前也有一張白紙上寫道「我親愛的兒呀你不曉得汽車可怕麼怎麼不速速讓開他被軋斷一臂就此送命丟下你的母



親好不苦呀」第三處躺着的是個少年人一隻腿和他的軀幹已脫離了關係他胸前的白紙上寫道「萬惡的汽車軋斷了我的一隻腿我雖未死但我是一個勞動者少了一隻腿還向那裏去謀生我的生計就此絕望了」第四處又是一個小孩子腦蓋撞破了流出紅白色的腦漿胸前的白紙上寫的是「我是個寡婦的獨生子我被汽車撞死可憐我的母親曉得了必然痛不欲生」他身旁果有一個婦人正伸長頸子上吊第五處躺着的是一個老人他的胸前鋪了一張白紙寫道「我老眼昏花手脚不便不及讓汽車把我衝倒送掉我一條老命」第六處又是一個老人身上有許多血跡胸前的

白紙寫道「我活到七十多歲鬚髮都全白了偏偏還活着不死却死在汽車的下面做個車底冤魂可憐得很」第七處却是一個婦人家也是頭破血出腦漿迸流他胸前白紙上所寫另是一種說法說道「我被汽車撞死因死得很快不覺多大痛苦祇是我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都還未滿十歲還有一個剛正三個月的小兒那個去照應他們他們真正苦了」第八處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一顆好頭顱已是七分八裂還有個少婦和他並排躺着少婦的胸前一張白紙寫道「我們結婚未久愛情很好不幸我丈夫被汽車撞死我的心就此碎了活在上已無趣味不如服毒死了罷或能在黃泉路上尋

看我的丈夫』第九處的情形更可慘了一個人的肚皮已經裂開心肝五臟都流露出來那張白紙不能放在他的胸前却擺在他的肩膀上面寫道『我有甚麼罪惡應當這樣慘死我有父母妻子他們見了怎得不痛徹心肝呢』第十處的狀況分外悽慘一個汽車的輪盤上掛着一個人頭原來這人的頭髮正絞在輪盤的鋼絲上旁邊躺着一個無頭的尸身胸前的白紙上寫道『我一家老小都靠着我過活我被汽車碾斷頭死了他們不也將凍餒而死麼萬惡的汽車簡直殺了我一家』這汽車夫看到這裏心中不由得很難受那邊雖還有好幾處但他不忍再看過去了祇是站着發呆忽又聽得這些躺着

和臥着的人嘴裏都發出一種聲音似哼非哼似哭非哭十分悽切這汽車夫聽了就覺得一陣心酸兩行眼淚不知不覺翹將下來他心裏又發出兩個問題道我爲甚麼要做汽車夫我爲甚麼祇顧開快車把人命當做兒戲他想了一回再也回答不出就擡起頭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他不提防這一擡頭又見屋的上面懸着一大方白布上面有很大的黑字道『我有父母麼我有妻子兒女麼假如我的父母和妻子兒女被汽車撞到這樣我心裏覺得怎樣』這汽車夫讀完這幾句就不能自主哇的一聲大哭出來這時他方纔進來的那道門也呀的開了推他進來的那人又招手喊他出去這汽車夫就跟着他



走到老博士面前。老博士臉色很莊重。放出很沈着的聲音問道：你爲何要哭？汽車夫道：我見那些情形可慘。就不由得哭了。老博士道：你也以爲那些情形可慘麼？汽車夫道：可慘極了。老博士道：你可曉得那些可慘的情形是誰造出來的？汽車夫道：這都是我們這班罪孽深重的汽車夫造出來的。老博士道：如今你是明白了。你還得牢牢記着。永遠不可忘記。纔好。汽車夫道：我到死也不能忘却的。老博士道：那麼你就去罷。

自此以後。這汽車夫的腦中就有了那番深刻的印象。祇須閉上眼睛。就似乎看見那許多慘死的人。所以。他開起汽車。竭力拿定兩個主意。情願右手酸痛。必得時時歇。那副以情願主人歇掉。生意不肯再開快車。

笑按：碧梧君之汽車夫感化所。可謂菩薩心腸。然罪豈盡在汽車夫哉？對於坐汽車者。想何法以感化之歟。

### 惜露庵

### 割記

### 清波

清王西樵考功有西湖竹枝詞云：畫船真似鏡中行。雨細風微浪不生。解道波平不忍睡。割波雙槳太無情。此詩可謂寫湖之靜態。與動態入微。且包含極玄妙高超之哲理。春秋佳日。雨細風微。泛舟湖上者。乃能領略主詩之神妙。

### 汽車夫感化所

巴黎女傭新訂之規則

巴黎女傭新訂之規則

勞

聖

- ▲第一條。若主人住家爲平房。或爲三層樓以下之樓面者。及其住房租價在三千佛郎以下者。每執役一小時。收費一佛郎五十分。若係樓面。尙在第三層樓以上者。每上一層。每小時傭值。加收十分。若住房租價。在三千佛郎以上者。每小時傭值。收費兩佛郎。
- ▲第二條。不洗窗戶。不揩地板。
- ▲第三條。赴地窖煤庫取煤。每上一重樓梯。收費十分。每次取煤。最重不得過十基羅。
- ▲第四條。不洗衣。
- ▲第五條。在星期日或節假。執役僅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 ▲第六條。遇主人設宴款客。須洗銀器玻璃器者。應另收費。
- ▲第七條。若訂約論月算。每月傭值。自一百二十佛郎至一百五十佛郎。食宿及洗衣費。概由主人供給。

按此規則。以一九二二年一月實行。





# 苦笑

沈家驥

在一條曲曲彎彎的小巷裏一男一女攙着手並着肩有說有笑一路從東口走向西邊去在他們的反對方向有一個犯了殘疾的男子側着頭張着半隻眼睛走向東邊來漸漸的接近終究照面了這個女子對着這有殘疾的男子怔了一怔從他千嬌百媚的眼波裏轉出一種苦笑這有殘疾的男子

也對着這女子怔了一怔從他殘廢的眼角裏也迸出一種苦笑在這兩種苦笑裏面彷彿都含着一包熱淚露出腸斷心碎的樣子但是經這苦笑以後這男子又彷彿加了一陣自慰低下頭走過了這女子也低着頭把和他並肩攜手走的那男子的談笑停止了各走各的路去這類奇異現狀在這條

小巷裏是常常發現的這有殘疾的男子是住在西支家巷的一所小屋裏就是發現奇異現像的這條小巷裏人家因為他做人很和氣很真摯所以認識他的很多他在他認識的人中間有一個最知己的朋友叫从實的一次彼此談得出神這有殘疾的男子不知不覺從他可憐的常閉的眼睛裏流出兩行熱淚接着便把他自己的傷心史詳細細的告訴了从實覺得可歌可泣家驥就

從這位从雷先生的心裏鈔襲了這篇哀情小說代替這有殘疾的男子發表一下。

傅梅侶便是這位有殘疾的男子。他起初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候，朝出暮歸，一條新橋巷是他必經之路。有一天正從學校裏回去，側着頭用他寶貴的半隻眼睛注視着地上，恐防被磚石絆了。剛走到新橋巷盡頭前面，跑過一雙麗影。他擡頭一看，認得是自己同學的姊妹。本來相識的，便彼此招呼了一

聲。各自望前走了。這傅梅侶眼睛雖只半隻，却很尖銳，半眼望去，在這一雙麗影的後面，跟着兩個惡少年，舉動很不規則，任意調笑着。實看不過，便上前吆喝了一聲。姊妹倆本來窘到極點，雖則離家已近，然而究竟還隔着十幾家門面，見有熟識的人相助，並且把那兩個惡少年喝退了。自是感激，豈知從這感激的一念，彼此便發生了情愫，以至於幻成現在的苦笑。

世遺產雖然不多，却也有二三萬家。當然而不上幾年，被他那位叔叔完全的混去了。家裏一位母親都靠他哥哥在海關上辦事，過活還勉強敷裕。不過他讀書問題，却很困難。沒一個人懇切的指教他。只在初小、高小學校裏一陣混去，虧他用功，所有功課都能深深印入他的腦筋。這兩姊妹自小母親也就去世了。他父親筆底下很來得，在一個女學校裏當教習。兩個女兒也就送在這學校裏念書。晚



上還督着做詩做文。幾年來這兩姊妹的詩學也大大的可觀。梅侶既和他們做了知己朋友，很羨慕他們都能做詩，深覺自己早死了父親的苦處，便也就着他們學習。他生性既聰明，又是自己情願，不到幾個月也很楚楚可觀了。兩姊妹中這姊姊更和梅侶要好，詩文往還十二分親熱，那愛情的熱度已經達到沸點。梅弟珍姊竟是每日散課以後彼此必得會面一次，纔得安慰。

## 苦 笑

梅侶常想他是金枝玉葉，嬌養慣的，我是一個貧而且醜的男子，料想他萬不肯嫁我的。他又想我這樣的貧苦，還害着殘疾，便當個書記，都不能即使他要嫁我，我也不忍使他嫁我，以致累他終身一轉念間，還被這表面愛情牽制了。在他後一個思想，萬不肯實行如此，的在他腦筋裏盤旋了好久，終究被真摯的愛情戰勝了，他就決意的不願累他，而且想我必得要想一個對付的方法，使把他要嫁我

的意念先直截痛快的拒絕了。況且他父親又非常勢利，對於他女兒嫁我的一個問題，天然不能得到同意的。我拒絕在先，或者他對於他父親的意見不致有十分的衝突。他們父女的感情也許不致爲婚姻問題損傷罷。

在植園的竹林裏，一條石凳上並肩坐着一男一女，作極懇切的情話。那男的說：「我和你只有朋友的交情，含在裏面也願永保着我們朋友的愛情。至於婚姻問題，萬萬

苦 笑

提不到我也不願意你嫁我因爲你嫁了我將來還是要害你累你的那女的說我對於你的家庭狀況也很能明瞭但是我決沒有貧賤富貴的階級存在我腦筋裏的你難道還不能原諒我麼那男的至此很堅決很嚴厲的說精神上的戀愛是真戀愛形式上的戀愛是肉慾我不願有這肉慾的名字在我精神上我也不願你有這污穢的名字從此彼此分手只要大家精神上的愛情不消滅保存你

我是世界上最交好的朋友一念就非常的不安了說到這裏竟立起來要走說了一聲珍重女的也回說了一聲珍重但是這音調彷彿深山裏的猿啼一般的淒楚彼此緊緊的握了握手竟各自說聲再會走了那男的側着頭自言自語說精神上的愛情是真愛情：一步一步的走到他家所在的西支家巷去了這可不是傅梅侶麼那末那女的自然是他的珍姊了自此之後梅侶再不到他珍姊那

四

裏連信也不寫一封珍姊却一覺來了好幾封懇切的信但是梅侶很堅決置着不覆那一邊也很堅決只顧來信末了一封他說他父親要逼着他嫁給一個姓金的了他難表示他的良心你又置之不答只好實行自殺梅侶看到這裏方始嘆口氣寫了一封回信說你自殺反使我添痛苦要從根源說起來你便是我殺死的我也祇有一死還是死了好呢還是你嫁了姓金的好況且我很能感激你的

誠意不過要求你莫拘形式罷了。他接到了這封信左右前後權衡了一回覺得心裏爽快起來而且想我父親十二分勢利即使梅侶要求我嫁他我父親也決計不許。

反而不妥所以也安了心。現在梅侶的珍姊已經受了他父親強制的命令嫁給一個富有的姓金少年了。天天攜着手並着肩形影不離的走過西支家巷因爲

他們倆同在一個小學裏當教習這是必經之路梅侶遇到他的時候終是彼此一笑這種苦笑便是他們精神上戀愛的表現啊。

## 小智囊

姚廣慶

發明後膛砲者乃一律師發明魚雷者乃一文人發明火藥者乃一僧人是誠奇聞也。

世界上最長之小說爲日本人曲亭瑪琴所著之「八犬傳」共一百另六卷六十萬另六十三頁書中有三千八百萬字權之重一百三十磅。

巴黎每年食蛋四萬四千萬枚。



泰西軼事

泰西軼事  
東徂

北京恩德華開大博覽會時。某旅館來三客商。衣服麗都。自稱爲美國商人。居留數日。舉動闊綽。欠房租飲食費用等不下數千金。館主以其類富商也。不之疑。一夕。有衣公服之三五人入。自言係巴黎之探捕。得悉緝訪之三賊。住居貴旅館。故擬誘之出。待機而動。并囑主人留意門戶。弗令逸出。否則惟主人是問。云云。主人諾之。此探捕乃恣意大啖。食畢。一人起立。謂膳堂座客曰。此對座之三人。爲重要積賊。余等今日奉命捕之。願諸君弗驚也。三人聞言。欲遁。無如旅館主人把守甚力。均被擒。此探捕乃遂命駕車。並問主人曰。彼等已結帳否。主人曰。也未。公若干元耳。探捕曰。余不及料理此事。煩君明日來警署自取。即余等今日之臨餐帳。亦當明日與君也。言次。倉卒命御者加鞭赴警署而去。明日。館主人赴警署探之。則昨日並無捕人之事。始知遇騙云。



## 漸漸消磨

煙橋

社會是奇妙不可思議的怪物。自然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勢力。時時在那裏簸弄人物。要是沒有改造社會的能力。那麼一定給社會併吞下去。把他消磨殆盡。所以儘有許多大志士。起初有一肚皮的經濟。兩臂脇的學力。高出頭皮的氣概。掛在額角的眼光。看實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功業。來誰知道幾

番戰鬪。却一敗塗地。前後竟判若兩人。究竟是人的懦弱呢。還是社會的強固。我也判斷不來。讓我把一件事兒寫出來。請讀者參證一下。

我們村上統計起來。差不多有二百百家。作戶都是種田的。就是有幾家做生意。也不過是些紙烟香燭。南北雜貨。供給一村的人購用。

就夠了。所以只有販賣。沒有製造。但是吞雲吐霧的地方。竟是觸處皆是。那呼么喝六的俱樂部。也是不少。這樣社會裏。却挺生了一個英物來。

那個英物。姓鄭名卓。字不羣。從小生長在糊裏糊塗的家庭裏。在一處黑暗野蠻的私塾裏。讀了兩年書。那年各地推廣學校。我們村上。也分設了一所黑地白字的招牌。掛在門口。一方面勸導兒童入學。一方面取締私塾。不羣隨即換入

學校四年畢業名列最優很是榮耀。他的父親見着人家稱讚他的兒子自然快活不羣打聽得離村十二里一個鎮上有所高等小學。因此要求父親送他升學他家一輩子雖是不知秦漢無論魏晉却很有些家資平日間小事兒自己打算不出方法來總是要走上村董的門登上教書先生的廳堂子細商量。要是有重大的交涉須得到鎮上去求教幾位紳董助他。一臂可惜光復了連監生也捐不來。

因此很希望兒子將來出人頭地保持現任的地位等他高等畢業以後又送他到省城裏中學校去。他老人家私下有一種比較以爲高等小學畢業生彷彿是從前的秀才如今中學畢業可是中式的舉人了。在理應該和鎮上紳董一樣的尊重可以省掉許多麻煩去看人家面孔的冷熱一切都便利些。那不羣在中學裏所習所學都是很深的學理論調自然很高況且時常有那些海外海內的名流

把紙片上的理論來演講。因此他慨然有改造社會的抱負。他在假期間還到村上覺得四周圍都是腐敗卑劣的現象。因此他很懇切實實整頓一番。但是從那裏着手呢？後來想定先要教育普及纔能夠一格格提起社會的覺悟來。合力去改革別的地方或是爲着沒有財雖有了計畫却幹不來或是沒有才也就因循苟且過去了。如今他有很高的學識又是有很足發展的資財便覺得前途十分



樂觀並且他的父親對於他的主張沒有不心悅誠服言聽計從的。後來中學校又畢業了許多同學都似勞燕分飛各投職業的路去了。獨是不羣無論學校的教師公司的職員一處都不就同學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我家足夠溫飽也不用去尋錢佔旁人的地位。一心一意要把故鄉做他的試驗品。將來得到了模範村的雅譽便勝似寄人籬下低頭伏笑了。同學都羨慕他並且祝頌他成功。

### 漸漸消磨

他還到了故鄉第一件便是籌辦學校。他以為學齡兒童就學的地方公家已經設立了。現在所缺的是成人的補充教育。因此他辦的學校專招那些年長失學的人。把公民道德和淺近科學講給他們聽。他覺得社會的無進步便是多數智識無進步的人做障礙。誰知道在不羣呢。很熱心的籌備布置。那些牢不可破的頑人毫不興奮。依舊銜着烟筒坐在茅簷下發揮他的閱歷。儘你用種種方法引逗。

他們。但是他們決定得很。再也不來理會你。幸虧不羣有堅毅的精神。不肯灰心。每天總是脣焦口敝的講着。但是半年光景。却一些沒有成績。他們非但不能把科學去證明成見的固陋。反而把偶然的事實來批駁科學的隙漏。這樣磨刀背的功夫。怎的不使他垂頭喪氣呢。

過了一年。他想那些頑人都有遺傳的根性。不易變化。不如改換方針。從實地上做功夫。得到了他們

## 漸漸消磨

的信仰。然後再施以教導。能因此。他把從前學習的農業講義一種。種取出來。重新溫理一番。特地相。定了一方田地。作為農事試驗場。督促着幾個雇工。什麼溫藏。咧肥。料。咧。土。性。咧。種子。咧。連三接二的。新名詞說得那些雇工莫明其妙。只得由他指揮。聽他說法。他所種。植的。中西並收。所選的種子。都是。經過許多農學巨子的研究和實。驗的。確可以多得利益。並且隨着。天時的晴雨。施行他人工的灌溉。

和培植到了生發的時候。非常興。盛。大家都說讀書人真是無所不。能。呢。但是他到了年底結算。却很。是一驚。原來成本比較普通農家。要加上幾倍。因為一切都是講究。不肯敷衍草率。自然所費很大。雖。是收成也加多些。却抵不過消耗。的。用度。他的父親對於農業上經。驗很富。見他兒子這樣不經濟的。種植也少。不得要阻止他了。那些。農人知道了這個消息。着實得意。以為究竟讀書人怎麼懂得種田。

的事情。不到黃河心不死。如今也。可以明白這個奧妙。不必費心。饒。舌了。他兩回失敗。便把先前所有的宏。願。漸漸的消去了。他起初不肯和。那些鄉農一起鬼混。所以茶坊酒。肆再也沒有他的蹤跡。村上婚喪。慶弔的事兒。他雖是如禮應酬。只。是一刻也不和他們攀談。因為他。要說的大半是他們不要聽的。他。們所要說的。也是多數不入他的。耳。兩下格不相入。就合着俗語說。

『話不投機半句多』了。雖是新  
年逢場作戲。一輩子打牌擲骰尋  
些快樂。他却看都不看。有時節便  
痛罵了一頓大家。因他是尊貴的  
小鄉紳。只是背後罵他一聲『書  
獃子』呢。後來他覺得在什麼地  
方。應當怎樣生活的一個子。獨唱  
高調。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也是無  
味。不如賂賂從俗。隨宜些。因此漸  
漸也和他們談天說地了。有時博  
局。少了人拉他湊數。多少也應酬  
了幾回。他覺得社會的程度和他。

的理想相差太遠。須得自己走近。  
一步把社會慢慢的提起來。就是  
佛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  
意思。

誰知道一天一天的過去。不羣却  
一步步走到現狀的社會裏去。那  
社會的潛勢力見他漸漸入彀。便  
齊心一致引誘他。他呢起初原想  
因勢利導。用鐵杵磨針的細密工  
夫去做。有時還利用那些不合科  
學的理论去矯正他們的不道德。  
但是那些村農見他這樣遷就頓

然變了。從前目空一切的氣概。以  
爲是他降服了。從此認他是俘虜。  
盡力的向他起同化作用。不到幾  
時竟把不羣全個兒變盡氣質了。  
不幸他的父親去世了。他握了財  
政大權。精密計算過後。心下了。  
一種異感。他知道有很多的家財。  
每年進款。照着現在的支出。餘多  
不少。儘許手頭闊綽些。起居華奢  
些。也不打緊。我也不必再向社會  
勞動。不如舒服自在的享用一世。  
也不負那如夢浮生。了。只是村上



漸漸消磨

地面鄉僻也用不去大錢。後來決定把故鄉拋去，在繁華的城市裏去住着。不多幾時，鄭不羣一肚皮的經濟用在交際場中兩臂協的。

學力用在娛樂方面，高出頭皮的。氣概只是對着下級社會苦力的人發揮，掛在額角的眼光向着萬惡社會去籠罩。衣服麗都，車馬從

容好不體面。他正在得意，只是他的同學都替他可惜。幾年學識志向消磨得一些沒有了。

蝴蝶園

英國斯克步倫市左近之村落，有一專飼育蝴蝶及蛾類之庭園，園占數十畝，悉栽芬芳花木。至花開時候，約有二萬之蝴蝶，翩翻於花間，可謂一奇觀也。此外則預備三萬乃至五萬之蛾，不拘何時，凡欲得何種蝴蝶者，此蝴蝶園中皆可供給。

拈花

## 社會百問題

學齡兒童與學齡兒童

無虛生

自從改興學校。施行階級式的學制。自小學至大學。學費用款既多。年限又很長很長。固定的不能減少。再加上社會上的生活程度。月漲年增。有加無已。所以一般中人以下人家的子弟。對於求學謀生兩途。均生了絕大困難。去年正月

社會百問題

交易所現形記

一



## 交易所現形記(八)

老主顧記述

第四回

衛冰子一味搭架子

戴叔達兩次吞生烟

現在遇到了難題目。便推在我們身上。他每天到此。那一次做過一回。事問潮。你休睬他。明天原壁奉趙。瞧他可有本領。辦問潮想友石也迴護冰心的。要是我真的退還了冰心。一定要碰釘子。我謀此小事。也不容易。你們年輕血氣。方剛我老頭子。不能和你們的調。咧想到這裏。便嘆了一口氣。呆了一會。周彤藻是個很有機心的人。他見問潮的情景。明白在肚。只因聽說公債交易所開幕。冰心很有總務科長的希望。所以處處迎合冰心的心理。很運想動做個股票股主任。現在問潮進來了。見他辦事本領。遠在自己之上。生怕自己的希望。成為畫餅。所以對

我見報上一段記載。說是某世界的劇院。以一年萬金的包銀。延訂了一個十四歲的童伶。以這麼小的年紀。居然可以博得這麼多的進款。一時聯想到社會的現狀。不免發生一種感想。當時曾把他寫成一段隨感錄。因為沒有發表的機會。也就棄置廢紙堆中。如今看見『星期』的社會問題欄。觸起舊感。就把他又翻了出來。畧加變動。把來與關心社會的作一個研究的資料。未知也可作個問題否。

於閻潮暗暗忌他。一脚就過意說道。炳石啊。你不能如此。黃先生要是聽你的話。真的攔了。不辦明天怎能交代。兄弟意思。我們三人既是股票部的人。只得辛苦些了。黃先生你說我話對不對呢。閻潮道。我也如此想着。叫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時候已不早。我們還是回去吃了夜飯。來做夜工呢。還是做完了事再回去。彤藻道。我想索性拚他個全夜。還是回去吃了飯再來罷。炳石你去了。可不能做黃鶴不返。請你也來幫幫忙。炳石道。我今夜也有一個親戚到上海。須去應酬。恐怕散席太遲。偏勞二位。倒很過意。不去。閻潮道。能早就請早些來便了。說罷。三人收拾好東西。戴上帽子。各自回去。炳石因住在城內。便走到日昇樓去乘五路電車。那時馬路上車輛行人非常擠軋。他從先施公司方面走過來。瞧見五路電車剛要開行。急急的穿馬路奔來。不防斜刺裏冲出一乘汽車。對准了他攔腰一撞。一個觔斗立時跌出丈外。恰恰。



據報上說這童伶一年的包銀是萬金。他說的一金是指銀子還是指洋錢。雖尙說不定。然而就是照洋元算。一年一萬元。一月就是八百三十多元。一天差不多就是二十八元。以十四歲的童子。竟會有這麼大能力。實在不能不令人吃驚。

如今任使有聰明絕頂的神童。教他照着學制的最小限。於七歲入國民學校。他十四歲也不過才升入中學的一年級。這時候不用說

撞在一株電杆上。頓時頭破血流。如注一隻脚骨早已跌傷。只覺得頭一暈。眼面前頓時漆黑不省人事。汽車見已闖禍。不敢開行。便停在轉角上。紅頭巡捕走過來。問汽車夫怎的撞人。汽車夫名叫阿四。他說我從西面轉灣過來。開得很慢。并且捏着喇叭。這人斜刺裏奔出來。我沒留心。待到聽見停車。可是已經撞着委實是這人。自不小心。巡捕聽了。這話到電杆木旁。一瞧。知道已受重傷。便叫汽車夫與兩個黃包車夫去擡。炳石到汽車裏去。一面在袋裏拿出一本小簿子。一枝鉛筆。先抄了汽車的號碼。再拿時表。瞧了點鐘。以及把肇禍的事實一一記好。自己也坐在汽車裏面。叫阿四開往仁濟醫院。醫治。醫生先把綳布蘸了淨水。拭淨了污血。塗了幾種藥。安上藥水棉花。剪了幾條橡皮膏黏住。又把綳布替他裹好。再貼脚上。用了許多手術。搽上許多藥水。也用綳布等裹好。叫助手用軟榻檯到病房安息。一面填了一張傷單。交給巡

希望他以自己能力一天進款到廿多元。恐怕他衣食費用。一口家庭不供給。就一日難以維持。就是進而言之。由中學而專門而大學。再留學國外。何時能以所學博得一年萬元的收入。怕也是『夏乎其難之』。現在大家最豔羨的。不是武人與官吏。說是他們進款最多嗎。然而他們要不亂法營私。規規矩矩的淨使他們應得的薪水。那麼武人中當個師長。他的月薪只得六百元左右。加上辦公

捕巡捕便帶了汽車與阿四去稟捕頭炳石。在病房中養息了兩個鐘點。才如大夢方醒。開眼一瞧。却見一間房內。一共有十六七隻小鐵牀。有的是頭上裹着白布。有的是臂夾間着夾板。都是呻吟牀褥喘聲。不絕。並且呼吸之間。聞得很濃的藥味。自己很不明白。要想翻一個身。誰知才一轉側。腿一疼痛。插入骨。竟沒絲毫力氣。可以坐起。恰恰一個看護生走來。量他的寒熱。炳石就問他。我何以到此。看護生道。你是被汽車撞傷的。千萬別動。剛剛你是昏過去。好似死去。一般。巡捕在你袋裏搜了一陣。竟沒找到一張名片。所以傷單上還沒你的姓名呢。你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你告訴了我。我也好差人去通知你家裏。啊。炳石道。我帽子裏嵌一張名片。你去瞧。能看。護生道。你帽子染滿了血跡。已丟去了。炳石道。那麼你拿筆來給我寫。能看。護生就在袋裏掏出一本小簿子。枝自來墨水筆。授與炳石。炳石就寫了張炳石三字。遞與看護生看。

津貼才能年到萬元以上。再看大總統敕令制定的官俸表。那第一級第一號。就是各部次長的俸給。每月也只六百元。非有特著的勞績。尙不能望到七百元的加俸。與那十四歲童伶的包銀。直鬧個不差上下。甚而言之。竟還有些趕他不上。然而一個人培養到當師長。次長。那學問經驗識見辛勞。豈是三年五年養的成。又豈是一個十幾歲的童子辦的到。這童伶年紀既如此其小。論他的

護生道你住在那。炳石道我住在城裏喬家浜九十六號。看護生道你今年幾歲。做什麼職業。家裏有什麼人。可要去通知炳石道。我今年廿歲。家裏有一個母親。一個老婆。快快去通知他們。叫他們到這裏來。看護生聽了一。照記在簿上。又拿出寒暑表。塞在炳石嘴裏。大約隔了五分鐘。拔出來一瞧。見是一百零四度。便在牀前一張小几上的熱度高低表。照數記上。替炳石拉拉好。被兒說道。你好好將息。一回痛就可止了。現在你的傷還不算利害。腳千萬不要多動。醫生說你的腳骨並未跌斷。只要半個月。統可以全愈了。看護生說了。自去一面報告醫生。轉報捕房。一面差人去通知炳石家裏。炳石的母親戴氏與媳婦許氏。正在盼望炳石回去。戴氏道。炳石每天六點鐘總回家了。就是偶然與朋友館子裏吃夜飯。或者看戲。總也預先關照。何以今天一去不來呢。現在已經十點半。敲過了。難道籌備處事忙。做夜工麼。許氏道。也沒



技能聽說尙且未經出師。那麼他會戲也不過幾十齣。雖然說他有天賦歌喉。生來麗質。自己帶有唱戲的本錢。然而據我看來。要是人如果肯犧牲去學戲。大概凡頭面清秀口齒爽利的孩子。叫他學着去唱花旦。不見得比教養一個師長次長的才能還難。不過以前的人總有些不肯。所以才有三年出個狀元。三年出不了名角的俗語呢。

以上是學伶賣藝。與求學務正兩

聽他說起過籌備處。就是事忙。不見得要做到這時候。馬路上汽車電車很多。不要鬧禍罷。戴氏道。這倒難說。我今天早晨起來。就眼睛跳。至今還跳着呢。許氏道。我臂膊上的肉也跳了一天了。我們趕緊叫王媽到籌備處去尋尋罷。戴氏道。不差。還是趕快的好。許氏便高喊。王媽。王媽。每天早睡慣的。今天因為等少爺的門。所以靠在客堂裏打渴睡。一聽少奶呼喚。猛然醒來。以為少爺回來了。奔出去開門。許氏知他繆誤。又高聲的喊了幾聲。王媽才弄明白。一面揩眼睛。一面跑上樓去。許氏在袋內摸出廿個銅元。交與王媽。道。你快些坐電車到大馬路民康里交易所籌備處去尋少爺。倘然少爺在那裏。你不必多說。只說家裏有事。請他早些回來。少爺倘然不在那裏。你就問聲茶房。少爺什麼時候出來的。可知道現在那裏。你問明白了。就到這個地方去找尋。要是依舊找不到。你就到新馬路益壽里沈姑奶奶家裏去找。沈家倘仍找不

樣的進款及培養上的比較以擇錢謀生說。這學份的『利』一方面似乎已甚優甚易了。那『名』一方面又怎麼樣呢。

在從前的幾十年。本來說優伶是賤業。一切待遇。全有些不齒於完全人之列。自從民國以來。萬人平等階級下賤的話。自然是不適用了。就是社會上的觀察。也是『庫緞眼』行時。笑貧不笑倡的日多。只要你有錢。大家就瞧得起。至於來歷的話。大概是置之不問。又加

到再到西門戴老爺家裏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的。王媽領命袋好銅元。就出來乘電車。到日升樓下來。尋到民康里籌備處的門倒還沒有關。他一脚踏進去。迎面與一個茶房撞個滿懷。這茶房是個甯波人。破口便罵王媽。連忙和聲柔氣的賠不是。那茶房起初在黑暗中沒瞧見是誰。待到一聽得軟綿綿的女人口音。連忙改口道。對不住。我道是趙阿狗的酒鬼。却不知是你阿姐。實在冒犯得很。裏面請坐罷。一面說一面在黑暗中覓毛手毛腳。起來了。王媽起初用手拒却。並不發怒。誰知道茶房太無禮了。王媽才無名火。升到天平。蓋上怒道。你是何人。竟敢調戲我麼。你再無禮。我要喊巡捕了。茶房在黑暗中依舊嬉皮笑臉的。胡纏王媽。才狂喊起來。驚動了裏面的黃問潮。周彤藻。便丟了股份支配賬。跑出來。先開了電燈。便問什麼事。茶房老羞成怒。便向問潮道。黃先生。你瞧這個野雞。太撒野。拉客人。竟拉到這門裏來了。我要趕他出

上一般。有財的遺老。與有才的名士。懷着一肚皮牢騷。無處宣洩。於是就拿着伶人作了消遣的材料。金錢筆墨。分途大掙。唱戲的聲譽。就軒然高起。其中尤以唱旦角的。尤易得勢。像今日號稱蜚聲中外的梅蘭芳。家資鉅萬。是不必說。你看他一舉一動。簡直合大人物一樣。報館全替他當起居注。旁人辦不到的事情。只要他張嘴。沒有個不行。甚而至於在中外的交際場中。他居然可作頒獎式的獎勵。拿

去。他反撒野喊起來了。真是可惡。王媽聽他如此說法。怒火直上。無法可想。伸出手來。照准茶房夾臉。就是一個把掌。茶房也大怒。伸手回打。兩人在天井內扭做一團。問潮也喝不住。他們形藻道。還是去喊巡捕。罷問潮瞧這女人。也不像是個野蠻。但是深夜跑到這裏。與茶房胡纏。料也不是個好路數。正在狐疑的時候。誰知一會兒形藻已溜出去。叫了一個巡捕進來。巡捕先把兩人強行拉開。問他們爲什麼相打。那茶房後硬破口。又罵巡捕。巡捕拿起棍子。在他背脊上很命的打了一棍。子茶房才不敢動。蠻王媽便把尋少爺遇見這個茶房。無禮說了一遍。茶房抵賴。不認巡捕。說道。行良去講罷。王媽道。我不能去的。我還要尋少爺呢。巡捕不依。恰巧外面走進一個少年。瞧見了他們的情形。呆了。一呆。便問什麼事。問潮等便告訴他原委。這少年道。王媽的確是張家的傭人。我可保證。就在袋內拿出一張名片。遞給巡捕。道。我是汪子文。



一件唱戲的衣服使的那些名媛貴女拚命的去跳舞。以得他這一件戲衣爲榮。所以以『名』一方而說。今日之伶人簡直也可以算他駕乎常人之上。

學伶容易賺錢。在從前固然也未嘗不是如此。不過因他有點下賤。所以好人都肯爲。直到今日。經大家一奉承。像上邊的情形。竟是名利雙收。又加着生活艱難。所以中下社會的子弟。犧牲正業去學戲的。乃日見增多。以我聽見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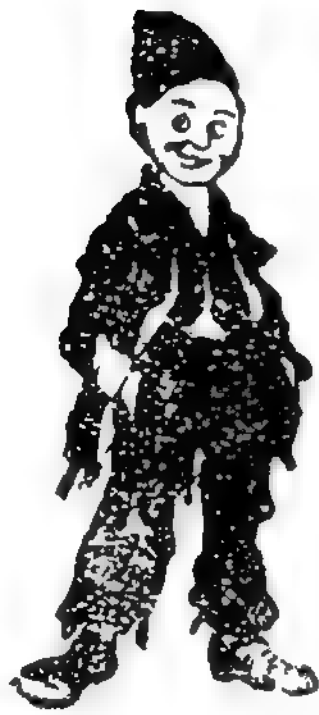
住在白克路這片子上。印得很明白。你且拿去。這女人不必帶去。明天如要提他到我處。要人便了。巡捕接了名片。知道子文是富紳之子。上海很有名的。就應允下來。單扭茶房到巡捕房去問潮等。重與子文通過。名姓子文。道炳石是我的表弟。我今天恰巧便路到他家裏去。誰知他家說今天還沒回去。已差這王媽出來找尋。不料被這茶房無禮。真是豈有此理。問潮道。炳石還是六點半鐘一同和我們出來。聽說他是回家。何以還沒到家呢。今天我們這裏因爲算公募股的支配數目。所以做夜工。他臨走說。有一飯局待散席。即來說不定還沒散席呢。子文道。他沒說起在那一處應酬麼。問潮道。這倒沒談及。子文道。他家裏因他平日回家很早。所以很着急。也託我替他找尋。可是上海地方。找人真像大海撈針。咧。王媽你就到沈家去找罷。王媽氣得極着。嘴站在那裏聽了子文的命令。才一路囔着晦氣而去。子文也與問潮等作別而

竟有兄弟姊妹全家都當伶人的。長此以往，社會上焉得不大受他的影響？然而那班遺老名士，他只管拿搢角作消遣，還在那裏口頭筆底竭力替他們吹噓，竭力擡高他們的價值。他又焉知他自己的聲名身分，大可以鼓動社會上一般常人的眼光，可以造成一種謬誤的理解，將來中下社會的學齡兒童，恐怕都要受他的影響，不全當了學伶兒童不止呢。

（附言）我既寫完了這一篇談

去。到各處找尋了一轉，不見炳石蹤跡。路上遇見了西醫徐拙仁。子文問他那裏來。拙仁道：「才從西門救香烟回來。你有沒有事？何妨到我家裏去坐坐。我們好久沒見了。」子文道：「我還要尋個親戚，我們改日談罷。」拙仁道：「你找誰？」子文道：「我找張炳石。你認識他麼？」拙仁道：「從前在戴家見過的好久，不見了。此地離大慶里不遠，到寒舍坐坐罷。」子文道：「也好。」兩人就叫車子到大慶里。拙仁是自己的包車子。子文付過車錢進去，坐定。子文問道：「今天西門那一家吞烟？」拙仁道：「就是戴家的兒子。」子文道：「可是戴叔達麼？」拙仁道：「正是他。你可認識他麼？」子文道：「豈但認識，也帶着些親呢。表弟炳石的母親就是叔達的姑母，叔達的表妹許蕚華就是炳石夫人。」拙仁道：「如此說來，我與他也有親戚關係了。」子文道：「我與你什麼關係呢？」因炳石夫人的姐姐許佩貞是嫁與沈伯英的，伯英與我是姨表姊妹。我還須尋你聲名。」子文道：「誰是沈伯英？」拙仁道：「伯

話自己看着似乎頗帶點頭巾的腐氣。不免要招焚琴煮鶴大殺風景之譏。然而社會上受這種影響。現在已經見端。曾濂生說天下風俗的厚薄。都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實在是確當不移。我恐怕風行草偃。貽害將來。所以才如此不嫌詞費呢。



英。你。不。知。道。麼。他。在。支。那。交。易。所。充。三。十。九。號。經。紀。人。很。有。名。氣。他。的。交。易。頂。大。此。次。戴。家。的。出。入。也。在。他。手。裏。經。過。可。惜。叔。達。太。冒。險。了。聽。說。一。共。耗。八。萬。三。千。多。銀。子。上。次。已。經。他。過。一。回。數。目。也。不。小。無。法。彌。縫。吞。了。生。烟。也。是。我。去。救。活。的。同。時。做。空。頭。的。還。有。一。個。許。謫。如。與。他。走。了。一。隻。襪。統。裏。去。聽。說。也。虧。了。不。少。那。天。我。往。戴。家。救。烟。許。家。也。差。人。來。請。我。後。來。我。許。家。去。已。由。他。醫。救。活。了。這。一。次。支。那。交。易。所。股。暴。漲。以。後。誰。知。不。到。半。個。月。猛。然。又。跌。到。三。十。六。元。現。在。稍。為。漲。些。許。謫。如。倒。有。幾。個。親。戚。借。了。一。筆。款。子。給。他。叫。他。去。割。掉。他。暗。裏。却。到。外。面。去。收。了。現。貨。到。月。底。如。數。交。割。一。面。却。又。很。命。打。了。一。記。空。頭。現。在。倒。翻。本。出。贏。錢。了。戴。叔。達。當。時。吞。烟。救。活。了。以。後。有。一。個。多。年。的。同。志。孫。崇。三。着。實。幫。他。的。忙。湊。了。十。萬。銀。子。給。他。叫。他。趕。快。結。清。他。瞧。着。整。千。整。萬。的。銀。子。他。掉。心。痛。非。常。很。想。翻。本。所。以。又。翻。做。了。多。頭。一。共。買。





印度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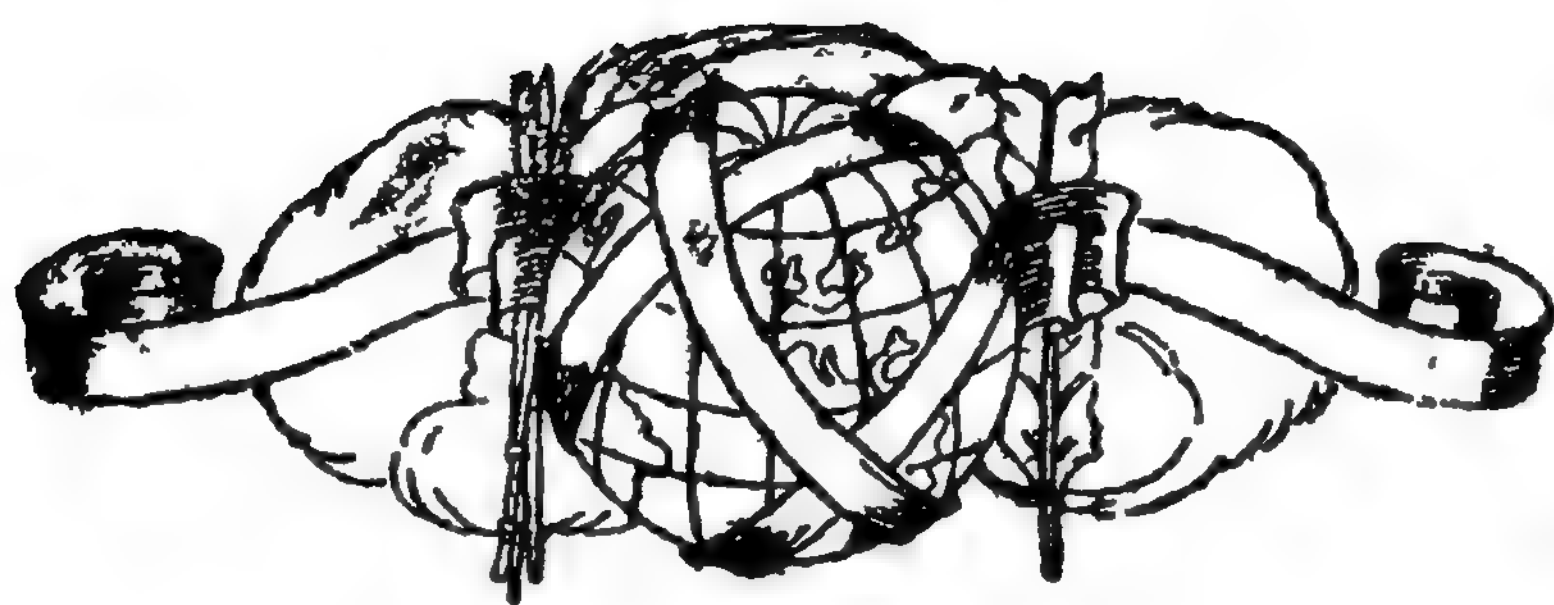
姚序

劉北禾先生赴歐美考察教育實業道經印度與莊仲希先生遊街市間忽有一怪異之事直觸眼簾蓋街左一屋門懸黑牌固赫然印度大學校也莊先生好奇心動念覆亡之國何得有太學是殆故壯觀瞻耳乃投刺欲入參觀聞者不許詢以故則因二先生皆履革履謂有犯校規也無已返身出購麻

進了一千股誰知晦氣星是跟了他跑的待他買進了以後逐日跌價像潮退一般三天一追證五天一增證弄得他筋疲力盡前天在上下半日裏又跌了七元六角之多距離交割日近結掉罷又肉痛不結罷怕他還要跌價一方面經紀人又催他解追證據金催得像欠了皇糧一般昨天沈伯英寫一封信給他道查尊戶某月某日一百三十一元進本所股四百股又某月某日一百十九元九角進本所股六百股現在市價已跌至四十三元五角除已徵收追證外應再追徵證據金每股十元共洋一萬元正屢催未繳茲限於即日付來否則照本所營業細則辦理明日市即在市場代爲了結如有損失仍須向尊處追償幸勿自誤云云叔達想這追證要是解罷又那裏去弄錢不解罷明天被他代爲了結以後也怕還要找他一萬多塊錢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正是前狼後虎進退維谷想不出法子可是想到孫崇三當

囊四裏足而入。闖者爲導。既入。見廣場中。闕焉無人。四週廊下。小學生。悉席地坐。顧皆不讀書。取囊中食物大嚼。趨而視其所讀書。則皆印度文字。蓋經文也。闖者謂此乃小學校。內尙有中學大學也。姑隨之入。一如前狀。學生亦無從事勤讀者。皆就其伴侶作長談。所讀教科書。亦爲經文。見吾僑入。相視而笑。余等乃與辭而出。相與大笑。亡國之大學校。乃如是耶。可笑亦可嘆哉。

時原叫他結清。悔不聽他之言。現在還有什麼面目可以見他。想到這裏。就起了死念。現在人是救活了。這筆虧空的款子。却還沒有辦法呢。子文道。叔達本是個窮漢。也太不自量了。從前爲了革命的事。亡命海外。潦倒不堪。光復了以後。雖然稍稍得法。但是也沒長久。後來辦了一張報紙。起初國民黨裏有津貼的。後來國民黨日漸衰敗。自顧不暇。還有什麼閑錢來辦報呢。叔達愈加困難了。又隔了些時日。宋教仁被人暗殺。黨員的程度也參差不齊。二次革命以後。大捕黨員。叔達也站身不住。重又逃往日本。後來袁世凱頒了特赦令。招他們投效。叔達才敢回國。窮得精光。幸而崇三與他感情還好。時時照顧他。可惜他不顧自己。力量去做這投機事業。弄得如此地步。拙仁道。其實他在支那交易所中。也是内幕人物。何以自己竟上這當。我倒想不出這個理由。子文道。他是内幕人物。麼。我倒不知。咧。他的事實。你知道麼。拙仁道。我略知。



## 富豪之龜 清波

一二不很詳細罷了。正是

漫天撒下圈和套。要賺他人入彀來。

欲知怎樣的內幕且聽下回分解。

龜壽最長。於今益信。倫敦動物園中。有一大海龜。係富豪洛司采特家所委託飼養者。該龜於一九二四年。在度洋海庫滿島所捕獲。至今仍生存無恙。計其年齡。已在二百歲外。龜無所長。不爲人忌。轉因長壽而得富豪之歡。富豪亦以其壽之可貴。奉愈崇。於是該龜。仗此一副老面皮。老骨頭。老資格。倚賴富豪而享其餘年。世之棲息於富豪卵翼之下。恬不爲恥者。殆猶倫敦之龜耳。





## 兩條道路

卓呆譯

### 第二章

史卡珊南在十年前別了兄長君臨戴達德利王國居住都城斯馬康特的宮中那戴達德利王國本來和他哥哥所領的配爾沙國都是他老王管轄着老王一死將領士全體讓與大兒子史卡利亞史卡利亞又將仙士的一部分戴達德利分與兄弟於是二人將祖遺

領地分別治着二人既是兄弟又屬鄰國所以同心協力的各治其國居然毫無風波內憂外患一些沒有不過二人既做了一國之王自然不容易時常見面了僅僅差人去問問好送送信贈贈東西罷了兄弟要見面覺得很難而且二人又非常的友愛不時想會面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過去十年了



口美國的大雜誌上廣告有每期一全頁代價出到數千元的可謂驚人中國的雜誌上每期每頁廣告出到三十元以上的就覺得很貴很少了一則中國的雜誌消路不廣一則也是中國的廣告術不發達（微情）

於是他哥哥打發人去向兄弟說。你我一別十年。你何不到我都城來一遊。借此可以叙叙史卡珊南。本是求之不得。自然一口應承。將種種政治上的事。託付與宰相把旅行上的一切準備完畢。足足費了十天工夫。守護史卡珊南王出發的軍隊。因為明天要在黎明啟行。所以在宮外紮營暫宿一宵。國主自己也須向軍中下種種命令。這一夜只得也宿在營中。但是兵士們一齊睡後。史卡珊南王又不覺萬感交集。一時竟睡不着。許久不見面的哥哥。幼時與他一同生活着的配爾沙國。竟詩也似的印上心來。同時想到自己立刻動身。要長途旅行。頓時又依依不捨。這戴達德利國了。最掛念最留在他心上的。就是他平日最愛的那位王妃。想我一到哥哥那裏。也要住這麼一兩個月。從此一兩月間。不能會見我最愛之妻。這王妃年紀正輕。真是個國內無第二人可以並肩的美人。此時史卡珊南鬚鬢王

口一九一六年。俄國詩人梅耶戈夫斯基。在莫斯科出了一本小書。名字很奇怪。叫做『袴子裏的一朵雲』。內容是一篇長詩。他的意思是罵那些資產階級。不像個人。只是袴子裏的一朵雲罷了。但是這個題目。却也怪極了。

(妙因)

口有人說。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

妃盈盈立在眼前。想我明天既要出發。深悔今夜不應該自己吩咐。要留宿在營中。咧夜靜更深。營帳的縫裏。可以隱見黑漫漫的天空。有幾點明星。史卡珊南對那星光。凝視着。思念王妃之情。更壓上胸來。於是他見營中兵卒們睡靜。便獨自暗暗出營。向宮中去了。天黑無月。只有星光。地上也很暗。他靜悄悄闖入宮中。走到王妃寢室旁。邊一想。我突然回去。不知王妃歡喜得怎樣。咧結婚以來已有三年。

這三年間。一天也沒留他守過空閨。我因着明天黎明要動身。就宿在宮外的營中。未免太無情了。王妃岑寂的心中。一定在那裏怨望着史卡珊南。一壁想。一壁推門進去。因想只要門一開。我的美妃就能出現在眼前。但是開門的聲音太重。驚動了愛妃。太覺乏味了。還是不使他驚醒。輕輕進去。到他牀前去推醒他。罷他睜開眼來。一見我立在牀前。不知他怎樣的又驚又喜。咧史卡珊南想像着登時笑。

則怨。」孔二先生倒懂得婦女心理。婦女確有這種情形。但是我說這個「怨」字。究竟是客觀呢。還是主觀。要是客觀。是女子的怨望之怨。倘然是主觀。就是聖司克立神話裏頭的男子。『有了她。真覺得煩擾。沒有了她。又覺得寂寞了。』我說孔夫子說的話。大約是主觀。因為孔夫子是個多情種子。（拈花）

口杭州有兩種腿。一種是蔣腿。



盈盈的輕聲將門推開兩足也不  
使有聲踏入房中不料他面前現  
出一種想不到的光景來房中一  
隅與平日不同點着大大的蠟燭  
火光照到牀上只見有一個男子  
與王妃一同橫陳張開着口睡着  
王妃雪白一隻嬌腕伸直了正做  
着那男子的枕牀前小桌上杯盤  
狼藉甚至酒瓶倒在桌上酒杯滾  
在地上這些光景都可以證明着  
這房中方纔曾犯着不義的快樂  
史卡珊南在這剎那間差不多  
呼吸也停頓了難道是夢麼怎麼  
會有這種驚人的噩夢呢他還疑  
着自己的目力然而竟是事實了  
若是自己的錯覺那還可以無奈  
不是錯覺他暗道這惡婦竟叛離  
我了麼他胸中憤怒不堪舉動便  
粗暴起來突然拔了腰刀很奮興  
的震動全身走近二人牀前這聲  
音居然把王妃驚醒他揩揩眼睛  
擡起半身先向室中環視一下就  
瞧見枕畔立着的史卡珊南他驚  
慌失色咬咽一聲又現出一種大

種是雲腿。蔣腿說是蔣邦彥之  
腿。雲腿說是雲海秋之腿。因為  
蔣腿與雲腿都跑來跑去。用腿  
之處甚多也。不過蔣腿太誠。做  
過鹽務官。雲腿又燻過。做過烟  
酒局。不免帶些火辣氣也。

(武林金)

口十餘年前有人以沁園春詞調。  
咏上海遊客。今已時移勢易矣。  
詞曰。何處開心。抽鴉片烟。又麻  
雀牌。看青蓮閣上。一燈對吸。小

膽的態度來急急推醒旁邊躺着的男子將自己身體來遮蔽着這人就立到史卡珊南面前來這態度更使史卡珊南添上些怒氣喝道惡婦……再想說口中已乾澀不能發聲王妃臉上居然也有恐怖之色在那裏亂顫但是若有可以說話的間隙他很想說話正在那裏覓說話的材料從他朱唇上很看得出來史卡珊南突然一把拉着王妃頭髮將他身體推倒在地口中說你你你竟把我侮辱得夠了這一句話斷斷續續說着一壁看定他咽喉用刀一刺立刻射出鮮血來王妃一聲悲鳴倒在地上了史卡珊南一見王妃的血再如狂獸一般在他胸口亂刺等氣絕了方始走到牀前去看那混身亂抖的男子一看乃是宮中一個年輕的下級官吏即將刀照着他口中刺下去此人頓時倒地再把他胸頭亂刺數下然後拋了血刀獨自趕出房來糊糊塗塗走出宮去仍歸營中橫在自己牀上怎奈

花園裏連副三擡雙馬車來一家春去叫信人消說裏懷更傳呼廣東雞釀法國牛排相攜馬路徘徊不到天明不肯回怕槍花掉破先生白眼衣衫當盡大少墳臺一溜烟跑秋風偏打萬把銀捐個道臺不多時花翎搖擺到省當差今日處此又易一排場矣

(西清)

口中國人打嚏便說有人在那裏想念了這打嚏與相思不知有

一刻也忍不住。天雖未明，即忙打鐘。催軍士們起身，怒容滿面的喝道：「立刻出發！」

.....

那時的光景，至今還在史卡珊南的眼前。他心裏很想把這痛苦的，光景推開，那知反使他心頭難過。他閉着眼睛，靜靜想道：「再也沒有比我不幸的男子了。世界雖大，再也沒有比我不祥的人了。我的國，雖小，我到底是一國之王，人民都很敬我。我的最愛之妻，竟叛離起

我來了.....史卡珊南頭腦中，又想起初次見那女子時的情形。來了，他帶着許多軍隊往各地去巡視。到某處鄉鎮時，只聽得人民歡呼，國王駕臨，都站立在街路兩旁迎接。那時這女子年紀還不過十六七，把很美麗的粉紅色花朵，鋪在國王所過的路上。他兩手抱着許多花的神氣，就變成了史卡珊南永遠忘不掉的影。形。咧。後來娶他進宮時，又是活潑，又是天真爛漫。一雙眼睛，更是含情脈脈。

什麼關係。而婦人女子則篤信之。要如情人小別，女伴羣居，忽然的打了一個嚏，就說是他在那裏想念你了。前有一詞，末二句即云：「香霧濛濛，打個相思嚏，蓋咏閨人之傷風也。」

(濛雲)

口倫敦泰晤士報之北巖博士曰：余環遊觀察中.....所經各港，碇泊船隻甚夥，皆鏽蝕廢棄者。世上除病馬之外，病船最爲可



總以爲這女子永遠貞淑把無限愛情獻與我的想不到他竟會叛離我現在史卡珊南若起想他平日的情形來就要疑到那一夜的事莫非是夢幻我雖親眼聽見我雖親手殺死他二人或者有何錯誤不會有這種事罷史卡珊南總

不能不想起他的美麗可愛來然而用刀刺他喉間時的感覺和流出來的血他的悲鳴無論如何是事實那一場流血的光景他自己也戰慄得幾乎要遮掩自己的顏面咧

(未完)

憐病船二字具語甚雋

(潛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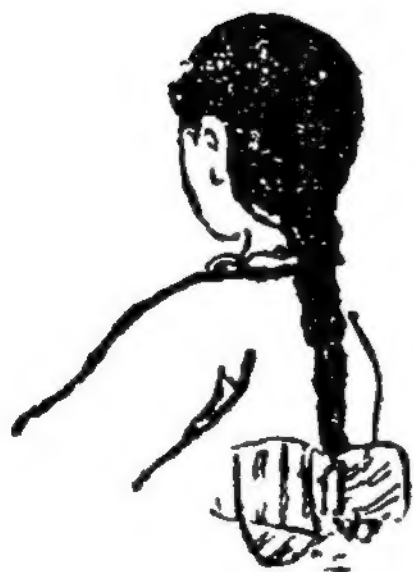
口吳似字做壽馮玉祥送蒸溜水一罇代酒馮玉祥既提倡戒酒即不造此代酒之水亦無不可有人說這個水恐怕就是所決的金提之水罷(聖勞)

## 上海短話 微波

▲英大馬路五芳齋點心店之房租每月五百兩

▲新世界之賣五香豆者每天須銷去豆五擔

▲中華書局之小朋友第一冊印二十二萬



## 日華紡織工人的一封信

拾 偶

後藤先生。你的信我們讀了。我們很感激你對於我們的同情。今將你所問的。我們本各工友的意思答你。先生說。我們說廠中工資較他處為低。這話我們信上並沒有說。不過先生既提出來問。我們可回答先生的。如同興。三新。普益等廠。粗細紗間小工最高的七角半。最低的也在三角以上。而本廠則最高的五角。最低的三角。然以上各廠。於今年又加一次薪。不是本廠較他廠為低嗎。可見我們只要求加二成。這不是什麼奢望了。後藤先生。我們餓極了。我們沒有好多氣力再講話了。請你在三天內照我們所求的。給一個滿意的答覆。祝你安好。浦東紡織工人會啟。